



“老人家别报了,报了您也考不上。”

在报考“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”的办公室,听到工作人员抛来的这句话,陈金英有些猝不及防。

她脾气有点倔,音量提了上来,“你管我考不考得上?考不考得上是我的事,必须要报!”

2018年12月2日,1931年出生的陈金英成了浙江中医药大学考场里年纪最大的考生。之后再提此事,她笑眯眯道:“年纪小些的也有60多岁的。”

迈入暮年的生活到底该如何度过?人们听过太多保健品里的晚年寄托,也见过不少带孙辛劳中的焦虑人生。实际上,在与衰老共处的日子里,可以有更多选择。

2019年伊始,中国假肢登珠峰第一人夏伯渝,与两名同龄好友相聚在西藏的雪山脚下,共庆70岁生日。

即便在耄耋之年,陈金英也没有被“老”束缚。在浙江,她有个广为人知的名称——“诚信奶奶”。因坚持卖羽绒服来偿还高达千万元的债务,她被列入“全国十大守信人物”。那也是她年逾八旬的事了。

若是考试通过,就在这个月,陈金英能拿到中医医师资格证,她决定开诊所,继续像年轻人一样往前奔跑。



“没个好心态,怎么扛得过来”

搜索引擎上,输入陈金英的名字,蹦出的第一条便是:“陈金英羽绒服在哪买?”

在浙江丽水最繁华的中山街旁,一条毫不起眼的小巷尽头,就是陈金英的羽绒服店。被夹在百货大楼和快餐店之间,如果不是一块闪着五颜六色灯光的红字招牌,很少有人能注意到这家羽绒专卖店。与十几米外商业街上时尚品牌比比皆是相较,这里仿佛慢了半拍;没有当季的潮流新品,挂满整整两面墙的多数是深色羽绒服,偶尔跳出几抹亮色。

店内少有年轻人踏入,偶有几位,也是在给长辈买衣服。陈金英店里的羽绒服因为过时,一度卖不出去,成千上万地积压在仓库里,年复一年地落灰。

还有最后30万元的债未还清——为了尽量多卖衣服,店里最便宜的羽绒背心仅售30元,贵些的羽绒服也仅售300多元,全都低于成本价。

陈金英至今坚持每天8点上班,下午5点下班。店里多数时候,只有她和店员苏珍两个人。一没顾客登门,她俩就干巴巴地望着路口。陈金英坐在正对门的沙发上,瘦小的身子整个都要陷进去。

刚搬到新店面才一个多月,没多少人知道。最初十几天,每天踏进店里的人甚至不超过十个。来买衣服的,也多是老顾客,去了旧址后发现搬迁,才打来电话询问。陈金英着急了,只好跑去电视台打广告,10天2万元。“打广告的那几天挺有效果,人多了;广告播完,又没什么人了。”

陈金英的店搬了好几次,最开始在中山街,现在又回到附近。最困难时,为了省下更多钱还债,她一度把店搬到家里,那段时间,家里只留了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卧室,而客厅、餐厅,甚至阳台的防盗窗上,都挂满了羽绒服。

陈金英算不上一个成功的生意人。毕竟,在她退休后创业的30多年里,有8年时间都在专注于一件事:还债。

2011年,陈金英的生意出现危机,欠了银行、信用社和亲友的本金和利息,加起来接近2000万元。为了快速筹钱还债,当初花了1600万元盖的厂房,她以900万元低价出售,在丽水的2套房子也卖了,还剩200多万元的债。

陈金英本想着,按照以往的羽绒服销售额,最不济2、3年,剩下的债总能还完。但事与愿违,衣服没卖出去,反而越积越多。

有人劝她,干脆申请破产,何必苦撑苦撑?“我申请破产容易,但那些借给我钱的人,他们的私人损失怎么办?许多都是退休的老年人,如果欠债不还,我良心不安。往小了说,我也要给子孙们做个榜样。”陈金英不想做“老赖”,“我始终有个信念,就是一定要把钱都还掉!”

就在那几年,丽水有不少做羽绒服的厂家面临滞销困境,连给工人发工资也成问题。2010年丽水市出台过《羽绒与服装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实施方案》,指出羽绒与服装产业存在集约化程度不高、产业配套能力较弱和高端人才缺乏等问题,要通过转型升级加快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变。

陈金英盼着天气冷,只有天气冷,羽绒服才好卖。2013年,丽水最冷的这几天,为了让员工能拿到工资回家过年,她拉着一车羽绒服,清晨5点就出摊,在街头被冻得直哆嗦。

陈金英常常感慨自己幸运,只在集市上摆摊两天,就被熟悉的记者认出,上了报纸。一时间,80多岁老太为了还债而摆摊的故事被口口相传,丽水掀起了一股买羽绒服的热



陈金英和苏珍在店里整理衣服。

张凌云 摄

别样老年

■本报见习记者 张凌云

潮。许多人被老人的精神打动,成群结队找到她家,最热闹的时候,她家里顾客多得都挪不动脚,一天能卖出2.3万元。

顾客太多,便有不少志愿者加入,帮忙卖羽绒服。还有好心人帮忙设计宣传,找来模特拍照,把羽绒服放到自家网店上卖。“我的羽绒服款式老,几个月也没卖出几件,还花了人家那么多精力。”她现今提起那些好心人,仍觉得不好意思。采访多日,记者在店里所见顾客,不少都是冲着“诚信奶奶”来的。

每一笔欠债,何时借的,本金与利息,都被陈金英清清楚楚记在一个本子上。2017年年底,为了感谢帮助过她的人,陈金英特意找了一张大红纸,把每一天卖羽绒服的收入和还款都写下,贴在家门口的墙上。

当然,来上门要债的也不少。有好几次,到了该还钱的日子,陈金英实在凑不齐钱,求人宽限几天,就被债主当面指着骂。等钱还清了,曾经的债主找她看病求方子,她却分文不收;等人抓好了药再来找她确认,她还反复嘱咐该怎么熬。

苏珍总觉得,“奶奶的心大得很,没个好心态,怎么扛得过来?”



“他们信任我,我没理由不帮”

陈金英不止一次听到他人劝告:这么大了年纪了,不如在家好好歇歇。可也有人时常忍不了感慨:老太太实在看不出年近90岁。

苏珍笑着说:“她女儿都快满头白发了,她的头发反倒大部分都是黑的。”

有顾客前年在陈金英店里买的羽绒服拉链坏了,也跑来找她。陈金英二话没说,拿起钳子,低下头就开始修,“这些顺手的事,能做也就做了。”

随着手机支付兴起,许多顾客近年来都习惯刷手机,陈金英虽然搞不明白,但她知道,“你付完了钱,给我看下微信上那个勾勾就好”。有顾客刚刚付完钱,她这边还在推介衣服,立刻就探过头去,确认屏幕上的已付款。

“我都这么大岁数了,眼睛看得见,耳朵听得清,走路也

没问题。”她总说自己闲不住,年轻时在镇卫生院,除了她和另一个女医生,其余全是男医生,当全科医生时,她一个能顶俩,最远时独自背着药箱跑到十几公里外给人看病,晚上8、9点还在赶路。

要给赤脚医生做培训,她就趁着暑假,找到小学借来教室,自己当老师,每天从早上7点教到下午5点。教赤脚医生认中草药时,她还带着他们上山采草药,有时一去就是十几天,看到有村子就去村民家借住。

1980年,为了让女儿接班,53岁的陈金英从卫生所所长的职位上退了下来。还是因为“闲不住”,她便想着创业。在丽水,羽绒与服装产业作为传统产业迅速发展,但她发现很难在市场上买到中老年款的羽绒服,于是决定专攻中老年市场。

陈金英有敢闯的勇气:决定创业时,她仅有积蓄3000元,丈夫极力反对,她不管不顾,东凑西借还是把厂建了起来。最初租来的厂房不过200多平方米,几台机器一摆,工厂便开工了。

她给自己的品牌取名叫“兴华”,寓意简单又宏伟,就是“振兴中华”。

陈金英做生意精打细算。就连工人们的伙食,也是她每天去工厂前先去菜市场买菜,再让儿媳开着面包车把菜送过去;烧饭师傅人手不够,她便亲自上阵做饭。

生意爬到顶峰之时,她在工业区买下5亩地,花了1600万元盖厂房。最兴旺时,工厂里一百多名工人同时生产,年销售额达到1000多万元,利润也有200多万元。

如今,欠债终于即将还清,她考虑重操旧业——开诊所。陈金英时常觉得尴尬,当了28年的中医师,竟无一张医师资格证。考证这个念头,放在心里近40年。

她也琢磨过申请专利,“不少来找我看病的都有有关节炎、风湿病,我想能不能用我学的中医跟做衣服结合,那不是很好?”她拿出店里一件药垫背心,短款的黑色背心看起来普通,肩上却缝了口袋,“把中药包放进这个口袋,就能穿着衣服敷药”。由于尚未申请到“卫”字号批量生产销售,陈金英就免费送人,至今药垫背心已送出几千件。

这些年,每周都有熟悉陈金英的人来找她开方子。“他们信任我,我也没理由不帮他们。”陈金英没收过一分钱,“只要

1月份CPI同比上涨1.7%

据新华社北京2月15日电 国家统计局15日发布数据,1月份,全国居民消费价格(CPI)同比上涨1.7%,涨幅比上月回落0.2个百分点,连续两个月处于2%以下。

2018年,CPI比上年上涨2.1%,延续了2012年以来的温和上涨态势。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、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说,今年物价温和上涨是可以预期的。

农村贫困人口减1386万人

据新华社北京2月15日电 国家统计局15日发布的全国农村贫困监测调查显示,按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测算,2018年末,全国农村贫困人口1660万人,比上年末减少1386万人;贫困发生率1.7%,比上年下降1.4个百分点。

教育部要求迅速核查:高度重视翟天临事件对学术不端绝不姑息

据新华社北京2月15日电 针对近日发酵的翟天临“涉嫌学术不端”事件,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15日表示,教育部对这件事高度重视,第一时间要求有关方面迅速进行核查。对于学术不端行为,将坚决发现一起、核实一起,查处一起,绝不姑息。

涉嫌受贿贪污重婚 赖小民被提起公诉

据新华社北京2月15日电 最高检15日消息,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、董事长赖小民涉嫌受贿、贪污、重婚一案,由国家监察委员会立案调查,调查终结后移送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,经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指定管辖,交由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审查起诉。近日,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已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。

艺考考生数量8年翻四倍,表演类专业文化课分数逐年提高

4万人次过“独木桥” 上戏要招怎样的考生

■本报记者 张熠

昨天,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,上海戏剧学院2019年度艺术类校考拉开了帷幕。光鲜亮丽的“明星梦”“舞台梦”背后,是每年激增的艺考数量。今年,上戏拟招生484人,报考人数却高达45884人,再创历史新高。最受关注的表演系戏剧影视方向报名人数7727人,计划录取40人,招录比193:1。同样是大热门的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,报名人数6468人,录取24人,将于17日开考。

舞台美术系成“黑马”

每年的艺考都是一场持久战。从去年底到今年3月,百万艺考考生及家长辗转于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成都等各个考场,犹如迁徙的候鸟,这段漫长的“艺考季”往往将持续数月。

在艺考季中,为增加录取可能性,考生往往往会报考多个艺术院校。集中、紧凑的校考时间,使得提着行李箱赶考成为各艺考现场的一大风景。从考生构成看,除了部分重考生年龄稍长外,多数都是刚成年的“00后”。用“千军万马过独木桥”来形容持续升温的“艺考热”并不为过。上戏招生办介绍,2012年至今,艺考考生数量从原先的11448人次增加到45884人次,翻了四倍。仅与去年相比,考生数量也增加了一万有余,而全校拟招生人数只多了20人。

今年,舞台美术系成为上戏“艺考”爆出的一个大冷门,报考人数相比去年翻了三倍,招录比为50:1。只招收18人的木偶表演专业,去年报考1380余人,今年超过了2000人次,一度成为“黑马”。上戏院长黄昌勇分析,木偶等原先的冷门专业受欢迎与整体文化氛围有关,随着院校专业水平的提升以及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,加之传统文化热,让这些不唯颜值是从、讲究专业技能的学科逐渐受到青睐。上戏党委



昨天,考生在雨中候考。

本报记者 赖鑫琳 摄

书记楼巍指出,舞美系报考人次多,或与招生时间变化有关,“今年考试时间分为两个阶段,舞美系等4个院系11个专业的考试在1月中下旬进行,方便学生农历年后全国‘赶考’,年前考完,年后机会多、选择多。”

席卷全国的艺考热,催生出庞大的艺术培训市场。这些培训机构往往价格不菲,有媒体曾报道,月均价在2万元—4万元之间。

“培训机构可以教技巧,但艺术的天性教不了。”招生办公室主任刘志新介绍,三试环节,每位考生的考试时间会相对拉长,“我们会用出乎意料的方式,考无法准备的东西,从即兴的发挥中,深入挖掘考生的内心,让他们展示自己的内在爆发力。”

上戏要招“四有考生”

不知何时起,“防星探”成为艺考现场的另一个关键词。上戏门口,保安严阵以待,考生需要出示相应证件才获准进入,无关人员一律被拦在闸门之外。这并非杞人忧天,随着文娱产业的高速发展,不少经纪公司或星

探瞄准艺考群体,纷纷押宝,以期尽早“囤”下新人资源。不少考生尚未走进大学校门,就已签约在身。

对此,黄昌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目前,经纪公司签约呈现出“前移”趋势,艺考培训班中的“好苗子”,早就就被星探盯上了。有专业教师就担忧,表演基础没打好,就急急匆匆签约,把时间浪费在经纪公司安排的商演、广告拍摄或影视剧、综艺上,最终得不偿失。

为适应演艺行业学生培养的特殊性,上戏将在学生接戏等方面严格把关,平衡新生的校内学习与校外演出。

从上戏招生情况看,表演类专业的文化课分数逐年提高。今年还新增戏剧学专业,招收高考文化成绩达到普通类一本线以上的考生(语文单科成绩不低于110分)15名;报考艺术管理专业的考生也需达到普通类一本线以上的分数。上戏党委副书记胡敏说,“毕业生出去都是从事文化艺术行业,更应强调文化素质,文化成绩好的学生,后期的爆发力很强。上戏要招的,是有德行、有灵气、有艺术梦想、有文化的考生。”

1996年2月16日 上海电影电视公司宣告成立

今日故事

23年前的今天,1996年2月16日,上海电影电视(集团)公司宣告成立,这是上海影视合流后推出的又一项重大改革举措。

影视合流给影视系统提供了一次优化组合的机会,促进了影视创作的繁荣。公司以原上影厂为母体,吸纳上海电影技术厂、东方影视发行公司和新光剧院等单位参加。公司实行影视创作、生产、洗印、发行一条龙;推行“准制片人制”和“准自由职业制”,与热钱投资影视创作生产的企事业单位组建若干联营的制片公司,在完善“准自由职业制”的基础上,有步骤地使部分创作人员转化为“自由职业者”。

1996年共生产电影10部,总量在全国各制片厂中名列前茅。其中《我也有爸爸》《少年雷锋》《小象西纳》3部为儿童影片,所占比例之高为当时少见,而且影片在思想性、艺术性和观赏性方面有了明显的提高。同时生产制作了《水面无法》《今天我离休》《香堂往事》《夺子战争》《孟丽君》《何须再回首》《三毛流浪记》等电视剧8部100集。

2001年8月,上海电影业重新整合上海电影电视(集团)公司、上海永乐电影电视(集团)公司、上海动画影视(集团)公司、上海电影译制厂、上海科教电影厂、上海影城、求索制片公司等电影系统资源,成立了国有大型电影企业——上海电影集团。

(本报记者 赵姗姗 整理)



扫码重温
“今日上海”
“今日中国”
“今日世界”